将将少年文库

文学·阅读·服务

张曼娟

奇幻学堂



我家有个风火轮

封神演义·哪吒的故事

张曼娟 主编

张曼娟 著

中信出版集团

版权信息

书名:张曼娟奇幻学堂·我家有个风火轮

作者:张曼娟

ISBN:9787521704969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让“语文力”陪伴孩子一生

张曼娟

●在“张曼娟小学堂”快乐学国学

2005年我在台湾做了一件事，利用暑假期间开办私塾，叫“张曼娟小学堂”。我们招收了大概120个孩子，刚开始是将他们分成四个年级，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，给孩子们上传统文化和写作课程。家长们常常抱怨，孩子的创作力缺乏，表达力欠佳，我认为这些都与素养和内涵有关，而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养分。

台湾的孩子一直都在读经，但是他们读经的方式比较呆板，比如背整本的《三字经》和《弟子规》，孩子不懂，大人说先背着，长大就懂了。这是对孩子说的善意谎言。

在“张曼娟小学堂”里，我们会尝试另一种方法。比如今天谈“勇敢”，我会问小朋友：“你们觉得什么是勇敢？如果班上有一个同学常常被人欺负，你们觉得该怎么办？如果觉得这样不对，会怎么样处理？你会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？”因为这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，孩子们都很热烈地参与讨论，他们会谈自己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。接下来，让他们读一段《弟子规》，看里面怎么说。在他们觉得《弟子规》说得有道理时，就会不自觉地背起《弟子规》来。接着是一段故事，让大家讨论。然后，我们转向孔子，看看孔子关于“勇敢”又说了些什么，孩子们充分理解了、认可了，然后就会背起来。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背诵，而且背得很开心。

●从“张曼娟小学堂”到“张曼娟学堂”系列

“老师什么时候要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写书呢？”到现在，我依然记得最初提出这个请求的那个女孩说这句话的声音，她是2005年“张曼娟小学堂”第一届的学生。

而我确实是呼应了她的愿望，开始策划并创作一个又一个“学堂”系列。我和几位优秀的创作者——张维中、孙梓评、高培耘与黄羿瓅反复地开会讨论着，编写全部内容。

我们察觉到孩子对成语的无感，只是机械式地运用，于是创作了“成语学堂”；感受到孩子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在成长中不断减少，于是创作了“奇幻学堂”；意识到孩子对于美感和情感的领受变得浮夸而浅薄，于是创作了“唐诗学堂”……

这样的初心和作品，获得了许多家长、老师的认同，更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，孩子们的真心喜爱。

这让我们知道，“张曼娟学堂”系列不只是古典新释，更是探讨孩子成长中各种情境的系列作品，有着这样深刻的意义。

●“语文力”是什么？

也是在演讲活动的时候，常有家长询问：“我的孩子考数学，演算题全对，但是一到应用题就完蛋了，他根本看不懂题目呀。到底该怎么办？”这是发生在许多成绩优秀的孩子身上的悲剧。

我想，这都与“语文力”相关。“语文力”不仅能提升语文水平，还是提升一切学科的基础，这样的认知放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，已经有些狭窄。“语文力”，不仅是阅读力，还有理解力与表达力。能不能看懂考题、在考试时拿高分，固然重要；然而，更大的隐忧却是，应付考试，得到高分的岁月，只占了短短几年。孩子们未来长长的人生，假

若没有足够的理解与表达能力，他们将如何面对社会激烈的竞争？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？这样的担忧与期望，才是我们十年来投入许多心血与时间，为孩子创作的初衷。

十年，仿佛只在一瞬之间，许多孩子长大了，他们都是很好的成年人了。也许不是念中文相关专业的，可是，他们一直保持着对于文字的敏感度，对于人情世故的理解。

感谢中信出版集团将“张曼娟学堂”系列的简体版以全新的面貌呈现，也相信更多正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会因此受益。而我们仍在创作的路上，以珍爱的心情，成为孩子最知心的陪伴。

把故事还给孩子

张曼娟

当我们还没看过哈利·波特，还不认识千寻，还不知道魔戒的威力的时候，孩子们都听什么故事呢？

我在孩提时代，家里并没有什么课外读物，可是，夏天摇着扇子的夜晚，大人一边拍打蚊子，一边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；冬天围在暖烘烘的棉被里，我们脚指头抵着脚指头，紧张兮兮地聆听目莲下十八层地狱救母的故事。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，天上地下，充满想象力，灌溉着我们日渐伸展的身体与心灵。

后来，某一天，我听了三太子哪吒的故事，听了他在海边戏水、与龙王三太子斗法、抽出龙筋的英勇传说。哪吒的火尖枪、乾坤圈和风火轮，是那么神奇，他死后又以莲花身返回人世，是那么非比寻常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只是个小孩子，和我一样。

一个小孩子，可以大闹天庭，把龙王整得七荤八素，这么高强的本领，这么叛逆的性格，教我们兴奋得不得了。

我们慢慢长大，电视进入每一个家庭，一个按键，就唤来动画。日本动画是孩子最好的陪伴，从《我是小甜甜》《无敌铁金刚》到《哆啦A梦》……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题曲。

哪吒到哪里去了呢？

那一年，看完《千与千寻》，我从电影院中走出来，站在西门町街头，心头还萦绕着感动，同时，也有些怅然若失。同样是东方，同样拥有自己的传说和传统，我们的少女又该有怎样的冒险呢？如果不走进泡澡的汤屋，她该走到哪里去呢？如果没有遇见汤婆婆，她也许会遇见铁扇公主，那么，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我怔怔地想着，绿灯忽然亮起，就这样被过马路的人潮推挤到了路对面。过了马路，其他的事吸引我的注意，这惆怅也就被扔到一旁了。

接着，我看见身边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人手一本《哈利·波特》，津津有味地阅读着，在地铁上、在教室里……这法力确实无边，收服了所有人。

我念小学的侄儿，总是催着我问新一集的《哈利·波特》出来没有。我告诉他，得等一等，还要翻译啊！他于是抗议了："奇幻故事这么好看，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文的书，都要看外国人的？"

这质问让我一时之间，无法作答。

我很想告诉他，我们在许多许多年前的古时候，就有很多好看的奇幻故事了，只是他们都不熟悉，都不了解。但是，他们为什么不熟悉、不了解呢？这些奇幻故事，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孩子们的瑰宝，我们曾经是保管人，保管并且享用着，然后，应该交给我们的孩子。然而，这些丰富有趣的故事，自我们之后，仿佛便已失传。我们显然剥夺了孩子们的继承权，令他们失去宝藏的，难道竟是我们吗？

我感到了急迫与焦虑，感到一切都要来不及。

作为一个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的作家，我知道，要消解这样的不安，唯有写作，唯有把奇幻与魔力找回来，完好无缺地交付给我们的孩子。"张曼娟奇幻学堂"的童书工程，就是这么开始的。

我们选择了四个不同风格的奇幻故事，从唐代的《杜子春》、明代的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到清代的《镜花缘》，各挑出一个主要人物，作为奇幻冒险故事的主角，重新改写，让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，完全忘记所读的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的老故事。这些崭新的故事，感觉更现代，节奏感明快，令人目不暇接，而在一个云霄飞车似的转折之后，总会带给孩子深深的感动。

《我家有个风火轮》中，哪吒是个巨婴，生下来便神力无限，这故事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呢？——我“送”给哪吒一个姐姐，花蕊般小巧、纤细而柔弱的姐姐。当我在读经读诗和写作的“张曼娟小学堂”授课，发现小朋友们最焦虑的就是：“如果长不高怎么办？”大人总是安慰孩子：“等你长大就会长高啦。”事实上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长大之后，都会变成高个子。给孩子一个虚妄的希望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于是，我创造了一个矮小的姐姐——花蕊儿，与身形巨大、本领高强的哪吒做对比。

花蕊儿，她看起来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可是，她能敏感地体会爱，也能付出爱。她以自己小小的身子护卫弟弟，坚强的意志力感动了鹏鸟与逼水兽，是她纤细的小手，将哪吒从冥界牵引返回人间，满身莲花香。

我是这样对花蕊儿说的：“长得不高不要紧，身体只是一个罐子，罐子里面的东西才重要。”

《火里来，水里去》是根据唐朝传奇《杜子春》改写的，这是一个测试意志力的故事，也是个测试恐惧感的故事。每个孩子都有惧怕的事物，当我们对孩子说“不要怕啊，没什么好怕的”，不妨也想想我们的恐惧，长成大人的我们，也不可能无忧无惧啊，更何况是小孩子。那么，就让我们面对面地把恐惧看个清楚吧。

童年的杜子春怕的是红火蚁，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火舌贪婪地吞噬，这被火焚烧的记忆已经模糊，但恐惧却如影随形。杜子春在那场大

火中失去了母亲，也失去了真相，他在谎言中成长，成为一个偏执的少年，直到家产挥霍殆尽，遇见一个救济他的老人，一切才有了转机。老人三番两次赠送给杜子春巨款，他知恩图报，答应为修道的老人看守丹炉，守住“禁声戒”。“无论看见什么，千万不可出声。一切都是假象。”

各种各样的恐惧的挑战，杜子春都咬牙撑过去了。直到转世投胎成为女人，生了儿子成为了母亲，那一个关卡，他怎么也没过去。我会和杜子春一样泪流满面：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我们只得顺从这强烈的情感。

《看我七十二变》里的孙悟空，是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，大闹天庭无敌手，驾着筋斗云，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。当一个唯我独尊的美猴王，该有多么快活？他为什么竟心甘情愿地成为唐三藏的大弟子，护着师父西天取经去？每当我看见唐三藏念起紧箍咒，悟空疼得满地打滚，总是觉得好不忍心。

在我们新编的故事中，唐僧与悟空不只是师徒，还是亲兄弟。上一辈子，悟空是个粗心大意的哥哥，唐僧却是崇拜着哥哥的弟弟，整天跟在哥哥身后，不管换来的是怎样的冷漠与不耐烦，都无所谓。为了救亲爱的哥哥，弟弟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一辈子，悟空不管被唐僧如何误解、怒骂、驱逐，都不离不弃。谁为兄？谁为弟？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前往西方的道路上，只要两人同在一起，每跨出一步，都充满力量。

《花开了》是对《镜花缘》的再创作。在清代最封锁闭塞的年头，竟有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探险，而且仍适合“蛊惑”我们21世纪的孩子。这故事当然要由孩子领衔主演，那么，就设定为唐小山和唐大海吧。这一对儿姐弟，姐姐不是一般的女生，弟弟也不是一般的男生。“我是个男生，可是，我跟别的男生不太一样，怎么办呢？”我常会听见孩子这么问，也会看见父母亲担忧的眼神。不一样就不一样吧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谁说男生一定要酷爱运动，女生非得斯斯文文呢？

小山姐姐武功高强，胆识非凡，她被选中成为游历四海的姑娘；大海弟弟喜欢种花，体贴温柔，他被选中守护家园，奉养母亲。每个孩子生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他的使命与作用，我们不该执迷于自己的期望，我们该做的是欢喜地成全，让孩子长成健全快乐的成年人。

这四个故事，各有不同的风格，我与三位年轻优秀的作家——高培耘、张维中、孙梓评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一起挑选，反复讨论，终于完成了。四部作品完稿的那一天，我恰好经过西门町，依旧是潮水般的人群等着过马路，而这次我站立在人群中，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“张曼娟奇幻学堂”的钟声敲响了，故事挥动着想象的翅膀，将带领孩子飞进充满香气与欢乐的世界。

把飞鸟还给天空，天空便有了生命。

把故事还给孩子，孩子便有了魔力。

楔子 我的家庭真奇怪

每个小孩子都会唱“我的家庭真可爱”，可是，我却总是不知不觉地唱成“我的家庭真奇怪”。

我的家庭真的挺奇怪的。

先从我爹爹说起吧。我爹爹是个大将军，大名鼎鼎的陈塘关总兵李靖，手底下有着一万多名官兵呢。每当他一出现，那些排列整齐如同蚂蚁般的军阵便会大声呼喊着：“威武大将军！得胜大将军！”声音穿透云霄，我甚至感觉到天地都震动起来了。

这么神气的爹爹，回家的方式却往往吓我一跳。他不是骑着马回来的，也不是跑步回来的，而是猛一下子从地下钻出来的，就像超大只的蚯蚓那样，窸窸窣窣，灰头土脸地从地下钻着洞爬出来。而且，他每次钻出来的地方都不一样：有时候是从大厅的桌子底下钻出来；有时候从晒衣场钻出来；有时候从花园的玫瑰苗圃钻出来——这时候他最紧张了，一身土，趴在地上，赶紧把那些被带出来的玫瑰幼苗塞进土里去。

“爹爹！你又算错方位啦？”我在一旁问。

“是啊！真是的。本来应该从你娘房里出来的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这下好了，把她的玫瑰给毁了！”

“这是娘新培育的品种噢，叫作寒玉玫瑰。”我惋惜地说。

“小花蕊啊，你乖，别告诉你娘，啊？”爹爹的汗水从额头滚落而下。

我连忙用力点头，保证绝不会告诉我娘。

为了不让爹爹尴尬，我转身去找哥哥了。

因为放暑假的关系，金吒哥哥和木吒哥哥都回到了家，家里比以前热闹多了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向藏经阁，这是哥哥们用功的书房，里面有爹爹的几万册藏书。在门外就可以听见翻书声，哗啦哗啦的，哥哥们真用功！我推开门，停住了呼吸……

数不清有多少书在书房中间翻飞旋转，每本书都翻动着书页，就像是挥动着翅膀的小鸟。书房的左边，大哥金吒停在半空中，一边读着手上的一本《山海经》，一边做出手势，用飞书阵阻挡书房右边的二哥木吒。二哥悠闲地坐在书桌前，手上拿一本《降妖符》，脸上带着促狭的笑容，对我眨了眨眼睛，轻声说："大哥赖皮，那本书明明是我先找到的。小蕊儿，看你二哥的本事噢！"

二哥闭上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我感觉到一阵风把我毛茸茸的细发飘起来，一瞬间，正在飞翔旋转的书，好像忽然从梦中醒来，发现它们并不是飞鸟，急速坠落，全落到了地面。

灰尘飞扬中，大哥轻盈地降落，把手中的书合上，我看见封面写的是《降妖符》。不用想也知道，《山海经》已经换到了二哥手上。

又来了！他们俩上次把门口的石狮子弄到半空中飘来飘去的。这次遭殃的是书房，我才不想帮他们整理满地的书呢。

我穿过镜廊去找娘，这条长廊一边是玉兰树，一边是铜镜，走在廊上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挺胸，收小腹，就像是在走台步的模特儿一样。可是，我从镜廊走过，却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。当然，如果用力跳起来的话，倒是可以看见的，但是，谁走路能一直蹦蹦跳跳呢？好吧好

吧，我必须承认，我的个子实在太小了。

我的个子很小。

我娘说，我就像一朵放在掌上的玫瑰花蕊，所以她唤我花蕊儿。我知道别的女孩子就算是个子小一点儿，也不会像我这么小。我真的是太小了，大概从三岁之后就没再长高了。我是个八岁的小姑娘，却只有三岁的个子。

我一直梦想，当我长大一点，长高一点，就可以跟着两个哥哥五湖四海到处游荡，还可以跟着他们上山拜师学艺去。然而，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。哥哥们每次回家都跟我讲他们一路上遇见的奇闻趣事，我听着笑着，心里却觉得越来越寂寞。

寂寞的感觉就像是一朵小花，好不容易在姹紫嫣红的花园里开放了。它熬过了冬天的冰雪，从春天的土壤中挣出头来，避过了贪吃的雀鸟，千辛万苦地，才终于开出一朵美丽的花。

可是，它开出的是绿色的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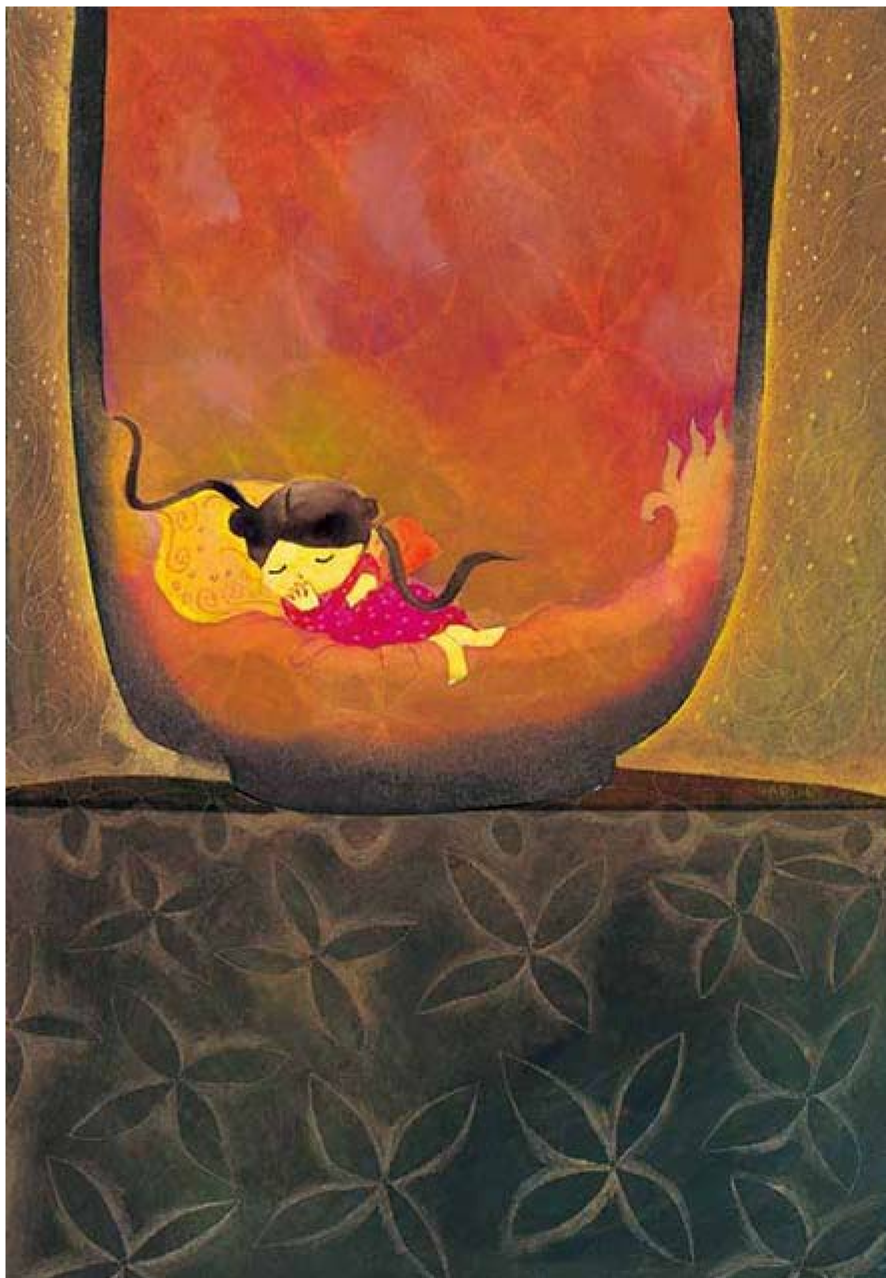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红色的、粉色的、紫色的花，争奇斗艳，吸引着赏花人的注意，偏偏没有人看见这朵绿色的小花。不管它开得多么努力，好像都没有意义。

其实，我并不像绿色的小花啦。因为，从爹爹到哥哥们，都很注意我，也很宠爱我，特别是我娘。

我娘是全天下最好心、最美丽的女人。不只是我这么觉得，我爹爹也这么说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去问我爹爹，他一定会说，走遍天下，没见过一个女人像你娘这么好的。娘在花药坊里培育新的花卉和药材，她的身上整天飘散着花药的清馨芳香。

“娘！”我推开花药坊的门，那是爹爹为娘建造的琉璃天光房，太阳光透过绿色的藤蔓植物柔和地照进来。药炉上正煎着草药，微腥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

“是小蕊儿啊，瞧！这是你的玉蝴蝶。”



随着娘的话音，一只好大的玉蝴蝶翩翩飞起来，落在我的肩上。我咯咯地笑起来，趺坐地上，快乐极了。这只玉蝴蝶被山谷里的老鸦啄断

了一边的翅膀，落在花园里，我捧着它来求娘医治。那时候，玉蝴蝶已经奄奄一息，看起来是活不成了。没想到娘真的把它救活了，怪不得家里的人都称娘是“活菩萨”。

“谢谢娘！谢谢娘！”我一迭声地喊着。

“带它回你的奇珍园里休养一段时间，就能完全复原啦。”娘转头望着我，微笑地说。

她穿了一件藕色的拖地长衫，长头发整齐地束在头顶上，成一朵莲花的形状。屋顶垂挂着一束束她新栽培的鸳鸯百合，站在那些百合花下的娘，美得像个神仙，我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出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。

娘缓缓转过身，我看见了她的大肚子，好大好大的肚子啊。我的娘已经怀孕三年零六个月了，谁的娘怀孕三年零六个月，还不生的啊？

“看见你爹爹没有？”娘问，“他该回来了啊。”

你说，我的家庭奇怪不奇怪？

第一回 三年零六个月

我一直没什么朋友，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不喜欢同我玩。

“花蕊儿那么小，捉迷藏的时候，谁也找不到她，多没意思。”他们说。

玩捉迷藏的时候，他们找不到我，就放弃了。接着玩下一轮，我只好无趣地走出来，看着他们玩。

“躲远点，花蕊儿！当心踩到你啦！”他们嫌我碍事。

我不得不走得更远一些。

看见娘的肚子渐渐隆起来的时候，最开心的就是我啦。

带我的平头嬷嬷说：“太好了，小蕊儿，你娘要生个弟弟陪你玩儿啦。”

我知道平头嬷嬷有点未卜先知的本事，但是，这次我有自己的想法：“我想要个妹妹。家里已经有两个男生啦，我想有个妹妹陪我玩，她不会嫌我个子小。说不定，她也跟我一样，小小的个子呢。”

平头嬷嬷看着我的样子，有点为难，好像我说的都是不可能的事。过了半天，她才妥协了似的，把我抱起来，放在桌上：“弟弟还是妹妹都不要紧。要紧的是，要对小蕊儿很好，要能爱护你，照顾你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是吧？”

“嗯。”我也妥协了，“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，我都会好好爱护他

的。”

“真是个好孩子。”平头嬷嬷用力把我按进怀里，害我差点不能呼吸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一等，竟然等了三年，又等了六个月。

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害怕，娘的肚子那么大，会不会有一天突然爆炸？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会不会永远都生不出来了？我简直想不起来娘肚子不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她的腰肢细细的，跳起舞来婀娜多姿，是什么样子呢？

平头嬷嬷说：“这孩子真是让你娘吃苦了，只怕生下来还要吃更多苦。”

“吃什么苦？”我问。

平头嬷嬷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

就在玉蝴蝶翩翩飞起的那天，吃过晚饭之后，爹爹和娘在花园的亭子里乘凉，我本来想偷偷地去吓他们一跳，但是，听见爹爹的声音，反而吓了我一跳。

“妖孽！我说他就是个妖孽！”

“靖哥！你别这么说，这是你的亲骨肉啊！”娘的声音很少这么气急败坏的。

“不行！碧波，我仔细考虑过了，这孩子不能要。咱们不生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娘的声音颤抖着。

“我知道你有很多灵药，你一定有办法，不让孩子生下来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这是我的孩子，就算你不要他，我也要他。他天天在我的身体里面转啊转的，踢啊打的，我知道他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。”

“已经三年零六个月了啊。也许，也许孩子早就不会动了，一切都只是你的幻觉……”

“你过来。”娘温柔地说，“靖哥，你过来摸一摸……感觉到了吗？你摸他，他也摸你，这可不是幻觉。他知道是爹爹，你……怎么忍心呢？”

爹爹沉默了片刻后，叹息了一声：“好吧。我听你的，可是，我真不忍心你再受苦了。”爹爹忽然清了清喉咙，训话似的提高嗓门：“这孩子！你要是真当我是你爹，就赶紧出来拜见我，不准赖在你娘肚子里。否则，你就是个不肖子！听见没有，啊？”

我捂住嘴，很怕爹娘听见我的笑声。

就在这个深夜，气温忽然升得很高，家里好像搬进了几十个火炉子，烧烤着夏夜的总兵府。我翻了几个身，跌进梦里，看见自己穿着短短的夏衫蹲在池边逗鱼儿，忽然从屋子里滚出一个大火球，火焰猛烈，我的眉毛好像都被燃烧起来了。我转身想跑，火球一直追过来，好热好热，我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啊，平头嬷嬷你在哪里？救我啊！快来救我啊——

“小蕊儿！”

我从梦中醒来，扑进平头嬷嬷的怀里。

“做噩梦啦？太热了是吧？瞧你一身的汗。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啊？”

平头嬷嬷推开一扇窗，我们同时看见一颗流星锐利地划开黑暗的天空，坠落在总兵府。

“啊！”

“你娘要生啦！”平头嬷嬷转头对我说，她看起来很兴奋。

我们赶去的时候，爹爹和哥哥们都已经到了。还有平头嬷嬷的对头拐子嬷嬷，也撑着她的拐杖赶来了。拐子嬷嬷以前是带两个哥哥的保姆，两个哥哥都长大了，她就变成了管家。如果有人偷懒，她就用拐子功教训。自从有她管家之后，家里就井井有条了。

“嘿嘿！你赌输啦！我就说夫人这两天要生吧。”平头嬷嬷凑过去对拐子嬷嬷说。

“哼！你知道什么？还没生下来呢。没瞧见孩子，你不算赢！我也不算输！”

“死鸭子嘴硬！”平头嬷嬷没好气地说。

我真不明白，她们俩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打赌，赌完了又要斗嘴。

爹爹看起来很担心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。

“不会有事的，爹爹。”大哥走过去安慰爹爹。

“不能有事！”爹爹用力地反握住大哥的手，“绝不可以有事。”

接生嬷嬷忽然破门而出，披头散发地喊叫着：“怪物啊！大人！有怪物啊——”

在那洞开的房门里，我们都看见了——一个通体红光、滴溜溜转个不停的球体。

爹爹不假思索地大喝一声，拔出腰间的宝剑，飞刺而出，光芒乍现，刺痛了我们的眼睛。

球体被剖开，一个婴儿旋转着飞进了娘的怀抱。

平头嬷嬷说得对，确实是个弟弟，这就是我的弟弟哪吒出生的经过。

不用怀疑，他当然也是个够奇怪的小孩。

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”平头嬷嬷的名言。

哪吒就像是要弥补我的不足一样，长得又大又快。当他只有两三个月的时候，我还能勉强拖抱着他在花园里看花，爹和娘看见我们俩总是笑个不停：

“小猫拖只大耗子。”他们说。

哪吒半岁的时候，他的身高已经超过我了，虽然还是一个婴孩的样子，却成天跑来跑去，我只能在他后面追。他向爹爹讨了一把黄金小弓箭，第一箭就把拐子嬷嬷的发髻射穿了，她的半边头发散落下来，遮住眼睛。拐子嬷嬷不知道遭了谁的暗算，怒气冲冲地跑来，可把平头嬷嬷乐坏了。

“拐子啊，我早说你的发型该换一换了，像我的平头，多清爽。”

“原来是你！教唆小主人使坏啊你！”拐子嬷嬷的拐子扔不出去，气得咬牙切齿。

哪吒呢？他早就欢天喜地地跑去别的地方玩了。

但，我看见爹爹的脸色有些暗沉。拐子嬷嬷离我们很远哪，起码有几百米，小哪吒怎么能射得那么远？

于是，爹爹满怀心事地去找娘了。

“他的两个哥哥不也是很有本领？”娘正忙着把捣好的药敷在骨折的兔子腿上。

“那可不同，他比起哥哥们，比起我啊，都还要更……更……”

“虎父无犬子啊！这就是‘青出于蓝，胜于蓝’嘛。”

爹爹听了这话，心情明显变好了。

“那倒是，那倒是……”

“我会好好约束他的，你的公务已经够忙够累的了，别为这些事烦心。”娘轻声细语地安慰着爹爹。

爹爹离开之后，娘叫我把哪吒唤来。他一会儿就跑来了，总是穿着那件红色的肚兜，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穿着的，若是脱下来，他便哭个不停，一穿上就笑了。有一次，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的混天绫；至于他雪白的手腕上生来便套着的黄金镯，也有个名字，叫作乾坤圈。

“你做了什么事啦？”娘问。

“没做什么！”哪吒仰头望着娘，笑嘻嘻的。他唇红齿白，双眼炯炯有神，笑起来那么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亲一下。

“拐子嬷嬷差点被你射伤了，还说没做什么？”娘的脸色凝重了。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想试试我的弓箭嘛。”

“还强辩？你犯了错，一点也不知悔改！”

哪吒低下头，不作声，一颗圆滚滚的泪珠跌在他的混天绫上。

娘有些意外，和平头嬷嬷对看了一眼。

“你别怕，娘不会处罚你的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哪吒揉了揉鼻头，一颗泪珠挂在鼓鼓的脸颊上，“我觉得伤心。”

“你伤心什么呢？”平头嬷嬷也觉得奇怪了。

“我惹我娘生气了，我很伤心！”哪吒用手臂抹去脸上的泪。

一瞬间，娘就被融化了。她向哪吒伸出手，哪吒立刻奔进她的怀里。

“傻孩子，娘不生气，你也不伤心。欸。”

同时，娘也伸出手望着我，我走上前拥住娘。

“小蕊儿，你怎么也哭啦？”娘亲亲我的头顶。

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也掉眼泪了。哪吒一边擦他自己的泪，一边帮我擦眼泪。

“你们都是娘的心肝宝贝，要乖乖听话噢。”

我知道我和哪吒都很爱娘，也想听娘的话，可是，有些诱惑真的很难抗拒。

总兵府外面的世界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

“你从来没去过外面？”哪吒睁大眼睛看着我。

“娘说我这么小，出门太危险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出门可能很危险，可是，如果有我陪着你，那就没危险啦！”

“不行的啦！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你看，我跑得这么快，我可以把你藏在混天绫里面，根本不会被发现的啊！”

“娘知道了会生气的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哪吒在我身边坐下来，似乎是放弃了。

我应该安心的，可是，我却感觉有点失望。

“可是，如果娘不知道，她就不会生气啦！”两点黑幽幽的光芒，从哪吒大大的眼瞳中蹿出来。

我的心跳了一下。

趁着平头嬷嬷睡午觉，哪吒把我放在混天绫里，然后跃上屋顶，飞快地跑出了总兵府。

“姐姐，出来啦！我们去哪儿？”

“我们去看爹爹在做什么。”

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哪吒跑得太快，我的头都昏了。

“嗖”一下，我们已经到了爹爹的练兵场，伏在城墙上，偷偷地看着爹爹骑着他的宝黑驹，抬头挺胸地在练兵场上来回穿梭，几千名兵士排列出壮观的队形，动作整齐划一。

“哇，爹爹好神气！”我真想告诉全世界的人，那个将军就是我爹

爹。

“爹爹的护身甲太旧了，如果有件新的，那就更威武了。”

“听说爹爹这件护身甲还是他师父送他的，是用龙筋扎成的，很牢固呢！”我悄悄跟哪吒说。

那一天，平头嬷嬷午睡醒来，发现我和哪吒乖乖地睡在她身边，非常满意。

她并不知道，我们的秘密探险，已经展开了。

第二回 龙宫地震了

自从拐子嬷嬷被射了一箭之后，爹爹没收了哪吒的黄金弓箭，哪吒天天嚷着好无聊。我们一直想找机会溜出去玩，偏偏平头嬷嬷跟拐子嬷嬷打了个奇怪的赌，赌她可以连续一百天不睡午觉。

这有什么好赌的啊，简直比我和哪吒还无聊。

平头嬷嬷既然不能睡觉了，就盯着我和哪吒读书，她为了奖励哪吒用功，还用彩色的棉布扎出一个五彩软球。

“这是给我的吗？”哪吒很喜欢的样子。

“这是嬷嬷特意为你做的。”

“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啊？”哪吒翻来覆去地看着。

第二天，平头嬷嬷就用金色丝线绣上了哪吒的名字。

我们把彩球当成毽子玩，变换各种花样，用头顶着，或在脚尖传来传去。

那天，爹爹的同僚好友和一些拜把兄弟都来我家，说是要给爹爹庆生，连金吒哥哥和木吒哥哥也回来了。

他们看见哪吒的时候，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：“怎么这么大啊？”

“大哥，二哥，我要跟你们去学艺！我也要拜师父学本事！”

“那不行，你还是个小孩子呢！”大哥说。

“你们刚刚还说我好大的啊！”

“个子大没用的，你还是个娃娃心呢！”二哥皱起眉头说。

虽然哪吒看见他们很高兴，哥哥们却没什么耐心跟他玩，转身往前厅参加寿宴去了。

哪吒蹲在地上，不开心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为什么我们俩不能去吃寿酒啊？”

“我是女孩子，不能去。”

“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去？不公平！”

“反正我也不想去。”我口是心非地说。

“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我又不是女孩子！”

“你还小嘛！”

“我也想给爹爹祝寿啊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你陪我玩球啰。”

我把哪吒拉起来，将彩球踢给他。他愣愣地站着，忽然瞪起圆圆的双眼，鼓起腮帮子，大喝一声：“去！”

他的脚用力抬起，踢飞了球。我的头发全被卷起来，好强的力道！两旁的树都弯了腰。那球愤怒地往前厅飞去，我还来不及担心害怕，已经听见许多桌椅倒下来和锅碗盘勺落地粉碎的声音。

这下惨啦！

爹爹来得好快，他虽然没有土遁，可是脸色看起来土土的。他的手上抓着已经裂开的彩球，塞在里面的棉花可怜兮兮地喷吐垂挂出来，随着爹爹的怒气颤抖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爹爹瞪着哪吒。

“老爷，这是我做的彩球，是我……”平头嬷嬷低着头走上前。

“是谁做的球我不管！”

“爹爹，这是我玩的彩球。”这一回轮到我了。

“小蕊儿，这不关你的事。球上写着名字呢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！”

“是我的！”哪吒从我身后走出来，“球是我的，刚刚那一球也是我踢的！”

“哪吒，爹爹的四十大寿，被你毁了！”大哥竖起眉毛。

“满堂宾客被你吓破了胆，这岂是我们家的待客之道？”二哥也在一旁帮腔。

“只是个小布球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些人没生胆子吧！”哪吒忍不住回嘴了，大家都指责他，让他很没面子。

“你们听听他说的什么话！让人耻笑我教子无方，连个小孩子都管教不好，怎么领兵打仗？”

娘直到这时候才赶来，她挽住爹爹：“没事了，靖哥。我已经让人重新摆了酒席，大家都开怀畅饮了，就等你这个寿星了。大喜的日子，和孩子生什么气呢？”

“他一天到晚给我闯祸，你是怎么教他的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肯定会严加管教的。”

“那时候就说这孩子不能要，你看是不是……”爹爹被娘拉着走开了，两个哥哥也一起回到了前厅。

“原来我爹爹不想要我！”哪吒的眼圈红了。

“哪有啊，这是你爹爹说气话呢！”平头嬷嬷赶紧安慰哪吒。

“我只想给我爹爹拜寿嘛！”哪吒抱着膝盖蹲坐在地上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平头嬷嬷疼惜地说。

平头嬷嬷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娘应该也知道，只有爹爹不知道。

这下子球也没得玩了，我们觉得更无聊了。

有一天，哪吒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，他的手上全是肥皂泡沫：“姐姐，你看！”

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你拉一拉！”哪吒指着他的那只金镯子。

我用点力一拉，金镯子就从他的手腕上滑下来了。好沉的一只镯子，果然是很特别的宝物。拿在手里觉得挺柔软的，好像还有脉搏和气息。不只是黄金的颜色，仔细一看，有黑亮的光影在里面流动着。

“我们来掷乾坤圈玩吧！”哪吒提议。

我用力一掷，好重啊，金镯子“噗”的一声掉在地上。

“看我的！”哪吒往上一蹬，乾坤圈掷上了天。

这时候我才明白，在我手里那只是个普通的金镯子，到了哪吒手里，就成了乾坤圈。

“怎么不见啦？”我抬头看了半天，脖子都酸了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哪吒也抬头望着天空。

忽然，我们觉得天阴了。

乌云聚集得又快又沉，哪吒拉起我的手，往屋里跑。“当”——我们听见乾坤圈落地的声音，接着，一只好大的鹏鸟，振动着翅膀，无力地扑倒在庭院里。

又闯祸啦！

遭到无妄之灾的鹏鸟想要抬起它的颈子，一挣动，鸟喙上溢出血来，垂下头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“怎么会这样啊？”哪吒嚷嚷着。

我跑过去，把手按在鹏鸟软软的颈子上，感觉到微弱的跳动。

“快！去叫平头嬷嬷！叫娘来救命啊！”

这一回，连着三天三夜，娘和平头嬷嬷都没合过眼。

娘真的生了气，把哪吒狠狠数落一顿，罚他跪着，直到大鹏鸟活过来才可以起身。

“这鸟是招了你还是惹了你了？你竟下这样的重手，残害生灵！娘是白疼你了，你这样做，让娘好痛心！”

哪吒给娘磕了头，认了错。娘还是不让他起身，他只好直挺挺地跪着。脸上顽皮的神情都没了，看着鹏鸟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来，他急得一身汗。

娘和平头嬷嬷先用仙鹤草喂食大鹏鸟，说是可以让它活血化瘀，接着又用了乳香和没药为它消肿止痛。我负责熬药，撑着双眼不睡觉，看着娘和平头嬷嬷身上沾满鲜血。鲜血干了，变成深褐色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血的气味这么腥臭难闻。

虽然告诉自己要好好看着药炉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困倦睡着了。

似乎是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自己骑在鹏鸟的背上，鹏鸟平稳地飞行，张开宽阔的翅膀，从积雪的山峰上翱翔而过。原来，外面的世界那么大。

我真的可以听见翅膀振动的声音啊。并不是在做梦呢，我就要醒过来了，掀掀睫毛，真的，醒来了。

我看见花药坊里的阳光都被遮蔽了，鹏鸟正昂扬着头梳理它的毛羽。

空气里的腥味消失了，只闻到花草的清香。

“对不起啊！鹏鸟大哥，你原谅我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哪吒正在跟鹏鸟赔不是。

鹏鸟没理会他，却转头凑向我，用它的头轻轻顶了我一下，又一下。暖暖的头，好舒服啊，我伸手试着摸摸它。

“娘，你把它救活啦。”我笑着对娘说。

平头嬷嬷已经开了门，鹏鸟一飞冲天，消失了。

经过这件事，平头嬷嬷为我们去向娘求情，偶尔放我们出去玩玩，整天关在家里也不是办法。

“出门去一定要先跟娘说，只可以在城里玩，不可以出城去，做得到吗？”

哪吒一口答应下来，他还答应娘会好好保护我，我也答应娘会好好约束他。

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踏出家门了。

只是有了一个跟班，那就是平头嬷嬷。不过，这也不难，平头嬷嬷和拐子嬷嬷的赌期已过，她现在又可以睡午觉了。我们就专挑她想睡午觉的时间出门，走到城边一个废弃的酒肆，把那些桌子拼成个大床铺，哪吒躺下来，很舒服的样子。

“平头嬷嬷，这里为什么这么凉爽啊？”

“城外不就是九湾河吗？河边的风总是特别凉快啊。”

“那我们就在这里睡个午觉吧。”哪吒说。

“我也想睡一下。”我接收到哪吒的眼神暗示，也躺下来，装作很累的样子。

“你们俩可不能到处乱跑啊，河里有妖怪，把你们吃了去！”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哪吒的鼻孔里吹出小泡泡，睡得很熟的样子。

平头嬷嬷翻了个身，发出鼾声来。

一阵风似的，哪吒已经把我带出了酒肆，越过城墙，来到了九湾河边。

虽然总兵府里也有假山和流泉，还有池塘，可是都不能和这一条深不见底的碧澈水流相比。

“姐姐，我们游到对面去。”

“我不会游泳啊，你会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难的？”哪吒一头钻进水里，像条活泼的鲤鱼，打几个滚，又浮出水面。

我真不懂，为什么他有这么多本事。

“好清凉啊！姐姐，我背着你过河，你也蹚蹚水，多舒服！”

“不行啊，我不敢。”

哪吒“唰”一下子上了岸，采来一片大荷叶，折成船的样子，让我坐在上面。

“这样就不怕啦。我推着你，我们一起渡河。”

我安稳地坐在特制的荷叶船上，哪吒像个马达似的，一边游水一边把我往前推，低下头还能看见鱼儿在透明的水中游动。

“哇，有条大鱼！”我兴奋地指着水里那条摇头摆尾的鱼。

“河里有妖怪，把你们吃了去！”哪吒学着平头嬷嬷说话，我们笑成一团。

一下子就到了对岸，哪吒气都不喘地把我从荷叶上拉下来。

“糟了！”我看见他的肚兜，“你的衣裳脏啦。”

“没关系，这衣裳脏了，那就洗一洗吧。”他索性脱下肚兜，搁进水

里晃两下。

我忽然觉得天摇地动。

“地震啦！”我嚷着。

哪吒站直身子：“有吗？”

我们停了一会儿，没什么动静。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安。

“咱们回去吧，等会儿平头嬷嬷醒来就糟糕了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哪吒用力把肚兜甩进河里，晃荡几下。我站不稳，跌倒在岸边。

震得比刚才更加严重。

原来是他的肚兜，是这个混天绫。

哪吒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大笑起来。

“哎哟！哎哟！地震啰——”他把肚兜再晃进河里。“哪吒！”我站不住，大声喊他，“别闹啦！”

“何方妖孽作怪？”就像打了一声响雷似的，好大的吼声。

我捂住双耳，看见河面上升起的那头怪物，吓得退后几步，不敢呼吸。

怪物浑身青紫，脸上凸出一块块的疣，两只眼睛红通通，嘴巴咧到耳朵旁，獠牙森森，他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扭结着，就像吐芯的红蛇。

平头嬷嬷说得没错，河里真的有妖怪，要来吃我们了。

“我才不是妖孽！我叫李哪吒，我爹是陈塘关总兵李靖！你才是妖孽呢，长得这么丑，都把我姐姐吓哭了！”

“我是巡海夜叉李无貌！我家世世代代都长这个样子，你觉得我丑，我娘还说全天下我最英俊潇洒呢！你这个小娃娃，为什么掀大波浪，毁我龙宫？”

“我们在九湾河里戏水，跟龙宫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乱赖人！”

“我认得这个宝贝！”夜叉指着混天绫，“你就是用混天绫戏水，九湾河直通东海，把咱们龙王震得从王座上滚下地来。”

“哇哈哈哈！”哪吒笑得直不起身子，我想象龙王从座椅上滚下来的样子，也觉得好笑。

“姐姐，龙王的屁股一定是尖的，坐不住，才会从椅子上滚下来——”

“放肆！”夜叉从河水中腾空而起，手中多了一柄大斧头，朝着哪吒劈来。

“哪吒小心！”我大喊。

哪吒伸出手臂去挡，斧头正好劈在金镯子上，发出锐利的声音，当——

乾坤圈散出金光，夜叉的身子被震飞出去。他的斧头高高弹起，“嗖”的一声，把他的身子砍成两半。

我的嘴张开来，久久合不上。

哪吒傻傻地转头看我，他的身上全是夜叉蓝紫色的血，又腥又臭。

“快快快，我们赶快回家！”我拉着他要跑。

“我先把这些冲掉。”哪吒跳进水里，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又一次剧烈的晃动，我跌进草丛里。

爬起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。

风停了，鸟也不叫了。

四周出奇的安静，好像被一个透明的罩子盖住，连时间也停止了。

河水迅速地从我们脚下退去，连水的流动也是无声的。

“姐姐。”所幸，我还能听见哪吒的声音，不然，我会以为自己耳朵聋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我。

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但我感觉到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。

巨大的，什么东西正从河心升起来。

“快跑——”哪吒对我喊。

已经来不及了。

一只好大好大的粉红色蜥蜴，身上布满亮晶晶的鳞片，生着鼠的脸，马的蹄，额上一只犀牛角，从水中升起来。背上骑着一位年轻人，看起来比大哥还大上几岁，斯斯文文的样子，穿一件五彩的袍子，手上拿着一把绢扇。

一瞬间，他就挡住了我们的路。

“喂！你是谁啊？让开！”哪吒跨前一步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我是李哪吒！你到底是谁啊？神秘兮兮的！”这一回，哪吒没报上爹爹的名字，可见他也知道事情搞大了。

“李无貌可是你杀的？”

“那个丑八怪是自己找死。”

绢扇青年的脸忽然凑到哪吒面前，真不知道他的脖子怎么能伸那么长。

“你这个小毛头，口气倒不小啊。无貌可是我爹东海龙王的御前侍卫，你说杀就杀了，怎么跟我爹交代啊？”

“不就是个侍卫吗？我爹有万儿八千个，赔你爹一个就得了，肯定比那个李无貌好看多了！”

龙王太子的眼睛在生气，他的脸却在笑，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冷笑吧。

“我好好地在书斋里读书，你偏搞出地震来，把龙宫闹得上下不安，害我出来跟你穷搅和，真是浪费时间。不用说这么多废话了，你跟我走吧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龙宫见龙王啊。”

“见龙王？”哪吒转了转眼珠子，“行啊，改天去。”

他拉起我就想跑，那只大蜥蜴高高地抬起双脚，眼看要把我们踩扁了，却慢慢地放下蹄子。

“哼！”龙王太子叨念着，“没用的逼水兽，胆小如鼠！”

我偷空看了看逼水兽，它有一双好温柔的圆眼睛，栗子色的眼珠子，莹亮的，水光闪闪。我知道，逼水兽有意放我们一马。

“现在就去！”龙王太子的眉毛好细，挑起来的时候就像两柄匕首。



“我们要回家吃晚饭，明天再去吧。我娘在家等我们呢……”哪吒好言好语地商量。

“没得商量！”一阵风过，我发现自己拔地而起，已经被龙王太子攫住了。

他的双手是尖利的大爪子，用力抓着我，好痛啊。我忍不住哭起

来。

“放开我！”

“姐姐！”哪吒急得跳起来，“放开我姐姐！”

“这就是‘敬酒不吃吃罚酒’了！”

“你放我姐姐回家，我跟你去！不就是去龙宫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十八层地狱我也敢去！”

“我敖丙就不信治不了你。”

“丙哥哥！”看见我又哭又喘气，哪吒换了温驯的语气，“拜托你放了我姐姐，我一定跟你走。”

“奸猾小鬼！现在我一个也不放，你们俩都跟我走，这叫作‘买一送一’。”

我看见哪吒的脸蛋绷紧了，他的双手握拳，大喊一声：“嗬！”

岸边的芦苇全倒了，哪吒像个燃烧的炮弹，冲向敖丙。

敖丙一只手抓住我，整个人腾空而起。

“你敢伤害我姐姐，我绝不饶你！”

哪吒撕下身上的混天绫，挥舞着，越来越长，像一条鞭子似的，准准地打在敖丙腰上。敖丙松开手，我直直地坠落河水中，不能呼吸了，眼前发黑。我快要淹死了，哪吒快来救我。快来救我——

我看见哪吒向我伸出手，敖丙却从他身后劈打下来，哪吒只好回身应战。

我放弃挣扎，慢慢沉入河里，河水冰凉，微弱的绿光，这是死亡的颜色吗？

忽然，有个力量把我捞起来，哗啦哗啦，可以听见水声。我浑身无力，被放置在岸边柔软的草地上。

是逼水兽，是它救了我。

“你害死我姐姐！”我听见哪吒嘶声呐喊，比哭还凄惨。

他以为我已经淹死了。他被缠斗着，不能脱身，悲愤莫名。

“去死！”他用混天绫系上乾坤圈，甩出去，套住敖丙的脖子。为求脱困，敖丙的脖子伸得好长好长，乾坤圈却迅速地缩小了，不管敖丙怎么扭动都挣不开。

我想呼唤哪吒，告诉他我还活着，可是，我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在我眼中留下的最后影像，是敖丙身上的五彩袍子迸裂开来，他的手爪、头颈、尾翼恢复龙形，一条垂死的龙。

闪电劈开了紫色的天空。

第三回 隐身闯天庭

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，温暖的被褥和枕头。窗外的阳光细微，像水一样渗透进来。

从朦胧到清晰，我把眼前的人看清楚了，是拐子嬷嬷。为什么会是拐子嬷嬷？怎么不是平头嬷嬷呢？哪吒呢？他到哪里去了？我们不是在河边吗？九湾河边的风吹得好凉爽，我们在河边玩得好开心。然后……忽然之间……龙王太子敖丙！一片片的记忆像拼图似的，很快拼凑出来，确实是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啊！

“拐子嬷嬷——”我哭出声来，一头栽进她怀里。

“乖啊！小花蕊儿，不怕，不怕……”

“我要找哪吒！嬷嬷，我弟弟去哪里了？”

拐子嬷嬷只是拍着我的背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我是怎么回来的？”我直起身子问。

“平头嬷嬷找到河边去，把你们带回来的。那时候，你已经不省人事啦！”

“哪吒呢？他有没有受伤？”

“哪吒没事！他闯了祸，倒是一点事儿也没有。平头可惨啦，她急得差点投河自尽啊！”

“都是我们不好，不该瞒着平头嬷嬷。可是，我们不知道会出事

啊，哪吒误以为我被那个龙王太子害死了，他又气又急，才会出手的……龙王太子，死了吗？”

“小孩子打架嘛，难免不知轻重，要命的是，你这个顽劣的弟弟，竟然把龙王太子的筋给抽了！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我急着翻滚下床，趿着鞋往外跑，拐子嬷嬷跟在后头嚷嚷：“你爹爹还没回来呢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翻天啦！”

跑过奇珍园的时候，我被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吸引住，停下步伐。那是一只袖珍的如同玩偶的逼水兽，正站在池塘边舔浮萍吃，就像是小孩子舔着棒棒糖一样，美滋滋的。我的奇珍园里什么时候有了这一只小小的逼水兽啊？

喘了口气，我继续往娘的房里跑。门外，跪着的是平头嬷嬷，她耷拉着头，好像灵魂都被掏了去。

“平头嬷嬷。”

“小蕊儿，你没事啦？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死也瞑目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，平头嬷嬷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别说这些了，快，去看看你娘，她真的气坏了！”

推开门，哪吒原本跪着，转头看见我，立刻跳起身子来，欢呼着：“姐姐没死！姐姐没死！”

他飞快地跑过来，拥抱住我。

我听见娘幽幽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娘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！不关平头嬷嬷的事，也不关姐姐的事。去河边玩是我的主意，和人打架也是我一个人做的！”

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罚你，怎么连人家的筋也抽了？等你爹回来，让我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抽了他的筋，我自有用处。”哪吒说着，转头问我，“我把逼水兽缩小了，给你放在奇珍园里。见着了吗？”

原来是哪吒。逼水兽那么小的胆子与那么巨大的身子，本来就不相配，缩小了反而更可爱。

“夫人！”拐子嬷嬷惊惶地喊着，“东海龙王来兴师问罪啦！他和老爷正好在大门口遇见了，老爷大发雷霆，要找哪吒呢！”

“你们谁也别说看见哪吒了！”娘拉起哪吒，“跟我走！”

我的记忆中还没见过娘的身手如此矫捷，像阵风似的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

拐子嬷嬷顺手拉起平头嬷嬷：“别跪了，咱们去想点法子吧。”

我来到奇珍园里，逼水兽缓缓向我走来，它救过我一命，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

“哪吒把你缩小了，你不要怨他啊！”

逼水兽眨眨明亮的眼睛，摇摇头，浑身拉直了，舒服得像猫咪似的伸一个懒腰，又往池塘走去了。我怎么觉得，它在这里比跟着龙王太子要快乐多了？

我不敢去前厅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娘把哪吒带到哪里去了呢？

“你娘呢？哪吒在哪里？”爹爹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，怒气冲冲地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见……”

“靖哥，你回来啦？”还好，娘出现了。

“都是你！你溺爱的宝贝儿子闯了大祸啦！”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？谁闯祸啦？”

“哪吒！除了他还有谁？他竟然杀死了龙王太子，还抽了人家的筋！东海龙王上门来讨凶手了！”

“这话是从何说起的呢？”真佩服娘可以这么镇定，“谁看见咱们家哪吒杀人啦？”

“虾兵蟹将都看见了！”

“这就不对了。虾兵蟹将眼睛一丁点儿，怎么认得出谁是谁啊？哪吒今天发烧，根本没出门，怎么好端端地说他杀了人？你怎么就相信了呢？”

爹爹被娘这么几句话堵得哑口无言，他有点被说服了：“真不是他干的？”

“都说他没出门啦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那我得去瞧瞧。”

爹爹往哪吒房里走，一边推门一边叫着：“哪吒！”

“爹爹！”哪吒高声回应着，很兴奋地奔向爹爹，“爹爹！我在为你

编护身甲呢，不是说要用龙筋才能牢固吗？今天好不容易得到龙筋了，我终于有礼物送给爹爹了！”

怪不得哪吒要抽龙王太子的筋了，原来，他一直记挂着要送爹爹生日礼物、给爹爹祝寿的事。

爹爹后退一步，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。

“等我编好了，给爹爹穿上，爹爹就变成全天下最神气的将军了！”

“你这个逆子！”爹爹劈手抢过还没编完的护身甲，摔在地上。

“你还包庇他！你还宠溺他！把他宠得无法无天，杀人放火，恶性难改！”爹爹对着娘吼。

“靖哥！”娘的泪流了下来，“都是我不好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分儿上，放过他吧。他是我的心头肉啊，你难道要把他送给龙王，眼睁睁看着他送命吗？他可是我怀胎三年零六个月生下的啊……”

爹爹的脸从白变黑，五官全扭在一起，我知道，他最禁不起娘的眼泪了。

“你叫我……叫我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娘凑过去跟爹爹说了句悄悄话，爹爹像个雕像似的，一动也不动，过了半天，好像身子有千斤重似的，举起手，指着哪吒：“你这个不肖子！我李靖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孩子，你给我滚！滚出去！”

“爹爹！”哪吒哭起来，“您别赶我走！我不要走啊！人是我杀的，我去抵罪就是了！爹爹！求您了，别赶我走啊！爹爹——”

是我，是我把哪吒拖出家门的，他哭得那么伤心，弄得我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可是，我心里有点儿透亮，仿佛觉得把哪吒赶出家门，

才能够保护他，让他避避风头。

现在，我们俩坐在城墙根儿上，真的就像两个孤儿似的，无家可归。

“为什么赶我出来？为什么不要我？我帮爹爹编的护身甲，他扔在地上，看都没看一眼……”护身甲还是他心里头最重要的事。

“姐姐，我不想离开娘！”哪吒呜呜地哭泣，“我想家了！我想娘！”

“别哭了，哪吒！过几天，等到风声过去，我们说不定就能回家了。”

“为什么都怪我？那个丑八怪用斧头劈我啊！敖丙差点害死了你！为什么都说是我的错？不管我做什么事，反正都是错的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哪吒的眼睛红红的，“爹爹早就想把我赶出家门的！”

“你别瞎说。”

“我没瞎说！爹爹不是说过根本就不该要我的吗？他从来没喜欢过我！不管我做什么，他都不喜欢我！”

哪吒站起来往前冲，一头撞到了人。

“哎哟！”

他撞到的是个白胡子老头，说真的，老人家我见过不少，可没见过这样的。他的白发和白胡子白得发亮，就像冬天里的第一场雪那样洁净；而他的脸庞红扑扑的，一丝皱纹也没有；额头好高好宽；穿一身银色的长袍，手中执一支拂尘；满脸和蔼的笑容，双眼炯炯有神。

哪吒揉着头喊疼。这倒很稀奇，他从小就是个铁头，谁给他撞上了

都要痛得打滚，有时候他撞上墙壁，一点儿事也没有，墙倒是给撞出个缺口来。

这一回，老人笑吟吟地站着，哪吒反而跳脚。

“喂！好狗不挡路！”哪吒一生气就出言不逊。

“哪吒！你闯了大祸，无家可归，累及父母，还不悔悟？”

哪吒抬头望着老人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老人扬起拂尘，在哪吒脸上掸灰尘似的掸了几下：“哪吒哪吒！你的本性呢？”

“哈啾！”哪吒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怔怔地看着老人，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喊出来：“师父！”

老人仰头大笑，中气十足。

“师父，您带我回去吧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！”

“哪吒，你要去哪儿啊？”我觉得心慌。哪吒的模样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了，我对他好像是熟悉的，又像是陌生的。

“小姑娘，你别怕。”老人慈祥地对我说。他为什么能看透我的心思，知道我害怕呢？

“哪吒，你瞧瞧，你为爹娘惹来了多大的麻烦。”老人像变魔术似的，袖子里忽然落下一面琉璃镜，菱形的宝镜里有七彩的光芒在流转。

我和哪吒一起凑过去看，镜面忽然模糊一片，像起雾似的，然后，总兵府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
爹爹出现在镜中，满脸大汗，声嘶力竭："东海兄，您就放过我这个逆子吧，他年幼不懂事，闯了滔天大祸，都是我管教不严。'养不教，父之过'，说来说去，都是我的错！"

"敖丙被活活勒死，我已经痛彻心扉。你那个狠毒的儿子，竟然连他的筋都抽了去，叫我情何以堪啊？"

"启禀大王！"有个头上长螯的蟹将军，手中提着一件护身甲走来，"这是我们在后院搜到的，请大王过目。"

就是这一件，哪吒送给爹爹的生日礼物。

"我的儿啊！"龙王放声大哭，"你是我最用功、最聪明的儿子，好好地在书斋读书，怎么竟遭此不幸，被屠杀抽筋啊！丙儿！丙儿——"他恨恨地瞪着爹爹，"这可是你的护甲？"

"这都怪哪吒年幼不懂事……"

"好哇，你个李靖！分明是你唆使儿子行凶杀人，为的就是用龙筋扎护身甲！你藏着凶手不放他出来，我拿你无可奈何，我去天庭告你！我不信天帝也奈何不了你！"

"东海兄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！"

东海龙王不理会爹爹的哀求，拂袖而去了。

"呸！脓包龙王，跟他儿子一样没用！有本事就来抓我啊，去天庭告状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"哪吒气得跳起来，对着镜子嚷嚷着，"爹爹！不用求他！"

老人把镜子卷进袖中，笑眯眯地说："他听不见的。"

"老爷爷，您救救我爹爹吧。"我知道老人家神通广大，一定可以帮

忙的。

“我可救不了他。”

“那怎么办啊？”

“解铃还须系铃人。”老人家看着哪吒。

我也看着哪吒。

“看我干吗？我又没在他身上系铃！”哪吒气呼呼地说。

“叫你读书你不读。”我敲他的头，“老爷爷的意思是，祸是你闯出来的，也得要你去收拾啦。”

“我去天庭把他打回来？”哪吒忽然开窍了。

“打是不行的，你得好言相劝，苦苦哀求。为了你的爹娘，你不愿意吗？”

“为了我爹娘，我当然愿意。可是，天庭岂是我说去就去的？龙宫有很多虾兵蟹将，天庭一定有很多天兵天将啦。”

“这倒不难，我送你隐身符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，来去自如。”

“这么好？那我马上就去！”

老爷爷的袖中掉下一管毛笔，他弯腰在哪吒的膝上画了几笔，哪吒扭着身子笑：“哇哈哈，师父啊，好痒啊，真是痒死我啦……”

毛笔又来到哪吒的胸前，再画几笔，接着移到了额头，哪吒还是笑得停不下来。

“好了没啊？太痒啦，哈哈哈……”

我却捂住嘴叫出声来，哪吒的下半身消失了。他的上半身也在慢慢变淡，淡得像烟一样，好像吹一口气，就会散光了。

“哪吒。”我完全看不见他了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涌起忧伤。如果看不见，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存在的呢？哪吒完全消失了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我的耳朵忽然痒酥酥的，浑身鸡皮疙瘩爬起来，可恶，一定是哪吒。

“你很讨厌耶！”我一边笑一边骂。

“你真的看不见我了！姐姐，师父，我走了！”

“哪吒……”我想跟他说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，可是，那一瞬间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不再是跟在我后面的小弟弟了，我已经不能再为他做些什么了。

我慢慢坐下来，抱住自己的膝盖，什么话也不想说。

“小姑娘。”老爷爷还没离开，他一掀袍子的后摆，在我身边坐下来，“你怎么不回家啊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要等哪吒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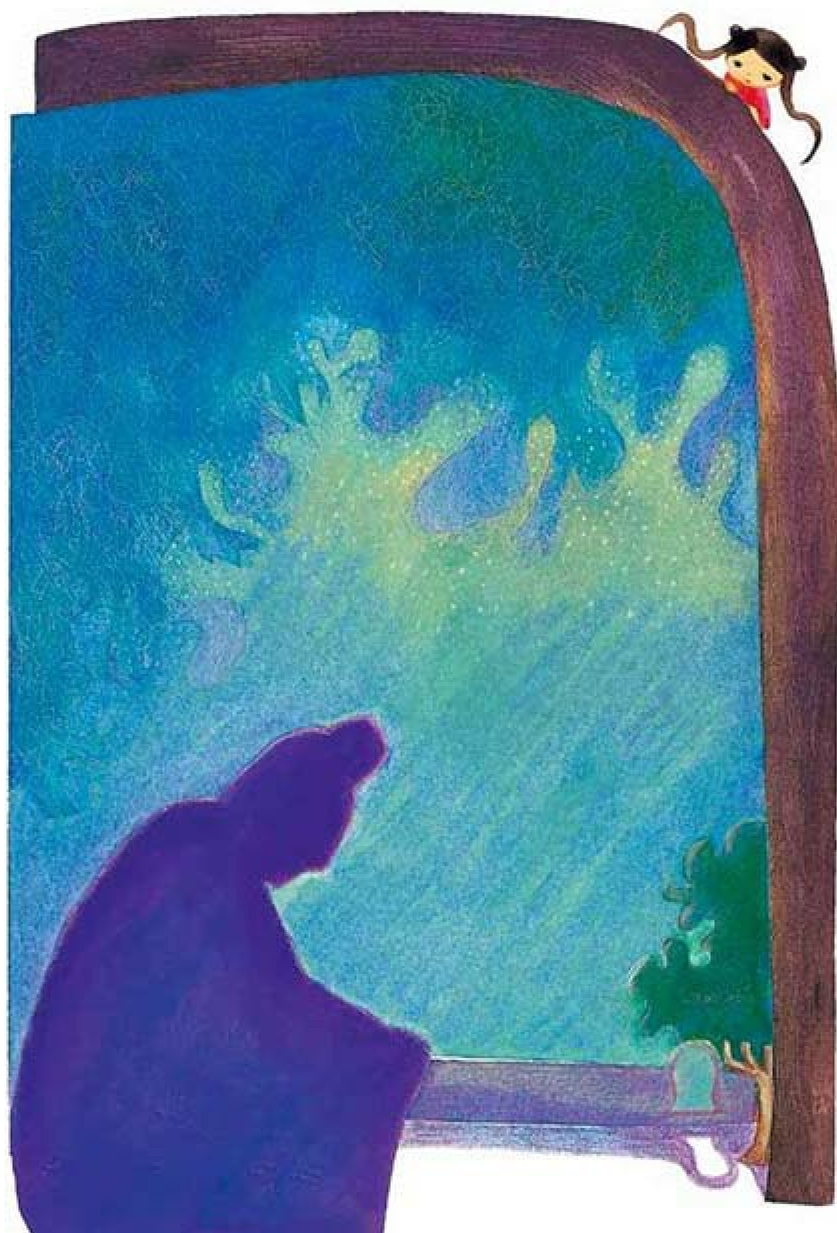
我点点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这一摇头、一点头之间，我的眼泪就落下来了。

“哪吒都是为了我，他为了救我才跟敖丙打起来的。他以为我淹死了，整个人气疯了，才会打死了敖丙……他抽龙筋，也是为了爹爹。可是，爹爹不了解他，我又帮不了他……”

“谁说你帮不了他？你一直在帮他，一直在保护着他啊。”

“哥哥们高来高去的，爹爹也会土遁，哪吒一身本领，娘是救命的活菩萨，连拐子嬷嬷也有拐子功呢。只有我，什么用也没有，这么小一丁点儿，跑都跑不快，能帮他什么啊？怎么保护他啊？”



“傻孩子，你不用高来高去，也不用一身本领，你是用‘心’在保护哪吒啊！”

我望着老爷爷高深莫测的笑容，有点困惑：“老爷爷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，您……您是个神仙吧？”

“我只是个住在深山里的人。”

“老爷爷，我真的不放心哪吒，他净闯祸，您可以带我去看看他吗？”

“看吧！”老爷爷手一转，宝镜又到了他手上。

我看见哪吒在天庭排班的众神仙中，穿梭来往，这些高高矮矮，或秀逸或怪奇的神仙，只顾着打躬作揖闲聊天，都没看见隐身的哪吒。

哪吒找到了东海龙王，在他耳边吹气，这是哪吒最爱玩的把戏，看着他一吹气，我的耳朵都痒起来了。

“嗳，嗳……”龙王像赶蚊子一样地赶哪吒。

“东海龙王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，跟杀死你儿子的李哪吒有关的，你快快随我来。”哪吒一边说着，一边牵起龙王的衣袖，将他带出仙班，到了一个园林的深处。

“你是谁啊？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“我就是你恨之入骨的李哪吒！”

“什么？”龙王挥起拳头猛捶猛打，全是徒劳，气得咬牙切齿。

哪吒早腾上一棵树，站在高高的枝杈上，笑嘻嘻地看好戏呢。

“别费力气了。龙王伯伯，杀了敖丙是我不对，可是，他也不对啊！他要淹死我姐姐，我姐姐与他有什么冤仇？圣人不是说嘛，‘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’，您要怪我之前，自己也得反省反省啊！”

难得哪吒记着这句话，这是娘常常对他耳提面命的。

“你杀了人，还扯出什么圣人来。我非要上告天帝，让天帝诛你全家！”

“砰”！龙王当胸挨了哪吒一脚，哪吒怒气涌上来，脸都红了。

“你的儿子敖丙是个酒囊饭袋！怎么怪得了我？怎么怪得了我全家？”

“我看天帝怎么发落你！我现在就去告！”

“不准去！”哪吒一把抓回龙王，用力在他的腋下拔出一枚五彩鳞片。

就在这一刻，我想起以前娘和我们说过，龙王全身都裹着盔甲似的硬鳞，只有腋下的三片鳞是他的致命伤，碰不得的。

龙王倒在地上，疼得翻滚哀号。

“糟啦！”老爷爷急得跺脚，“我叫他苦苦哀求，他怎么让老龙痛苦哀号啊？”

“你还告不告？”哪吒把龙鳞别在腰上，神气活现地问。

龙王趴在地上，一脸的汗：“我与你的深仇大恨，永世难解！我非告不可！”

“你敢！”哪吒又使劲儿地拔下一枚龙鳞。

龙王的惨叫声使我捂住耳朵，不忍听闻。老爷爷则是掩住眼睛：“这下坏了事了！”

“我不告了！算你狠！我不告了……”龙王痛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

“他不告啦！老爷爷，哪吒成功啦！”我开心地跳起来。

“他闯大祸啦！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，北海、南海、西海，龙族

最大的耻辱就是被拔去龙鳞，这是生不如死的耻辱啊！这下子，李家的大祸逃不掉了……”

我站着，却觉得脚下有些晃动，头顶上的乌云迅速密集，锐利的闪电切割着紫彤色的天空。雷声隐隐，响在遥远的地方，却感觉正慢慢靠近。

我的背脊发麻，头发丝丝竖起。

“怎么办啊？”

“快回家去吧！要记得，哪吒什么都不怕，就怕火！火一烧，他就魂飞魄散了。到了那一天，你一定要把他带来见我！”

我的脑中一片混乱：为什么怕火？谁要烧哪吒？我要带他去哪里见老爷爷呢？好多疑问都被我的恐惧掩埋了。而在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做一件事，飞快飞快地跑回家里去。

第四回 火焚哪吒庙

我从来没跑过这么快，左脚绊着右脚，跌扑在地，翻个身，继续往前跑。天上的云激烈地翻腾着，大片的乌云吞噬着小片的紫云，再吐出更厚重的釉蓝色的云烟。

夜，忽然降临，封锁住整座城。

刺眼的闪电打开了封锁，亮得令人睁不开眼睛。

雷声震动得我的五脏发疼。

家，就在前方了。

“娘！”我大喊。

那雄伟的大门，已截去一半，像是被雷劈的，墙头上还残余着将熄未熄的火焰。两个守门的兵士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

“小蕊儿！”拦腰把我抱住的是平头嬷嬷，她喘息着，“你别进去！你娘交代了，叫你和哪吒快逃，千万别回家去。”

“我要找我娘！”我挣扎着，用力跳动。

拐子嬷嬷伸手捂住我的嘴：“别嚷嚷！四海龙王都来啦，他们来势汹汹，这会儿真是要遭劫啦！”

“你弟弟呢？你们不是在一块儿？”平头嬷嬷问。

我想说话，却开不了口。

“平头嬷嬷问你呢！哪吒呢？那个惹祸精去哪儿啦？”“拐子，你捂着她的嘴，叫她怎么回答啊？”

拐子嬷嬷终于放开我。

“他跑去天庭，把东海龙王的鳞给拔下来了——”

“怪不得！他这个——”

一阵红色的旋风从我们头上卷过，落进了总兵府里，打断了拐子嬷嬷的咒骂。

“糟啦！是哪吒！”平头嬷嬷拔腿就往里跑。

拐子嬷嬷紧跟在后，我们一起跑进了前厅。

我首先看见了爹爹和娘被捆绑着，跪在厅中央。他们身边站着四个高大的龙王，分别穿着紫色、黄色、蓝色和银色的绣袍。龙王们有着凸出的前额，外暴的利牙，牛一般的圆眼睛，朝天的鼻孔喷出白烟来。

然后，我看见了哪吒，他一个人面对着四位龙王，只有愤怒，并无惧怕。

“放开我爹娘！”他对他们喊着。

“李哪吒，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私闯天庭，对我无礼施暴，我们已经禀告天帝，天帝赐我们绾仙绳，绑了你爹娘上天论罪！”

“你的鳞片还在我腰上呢，有什么好威风的？有本事放了我爹娘，抓我上天庭去啊！”哪吒想往前冲，却被弹回来，跌坐地上。

“哼！我们已经画了断地符，想救你爹娘，别做梦了！”

原来是这样，爹娘和四位龙王就像扣在一个罩子里一样，无论怎么用力，外头的人都进不去。

“爹爹！娘！”我大声叫着。

这一叫，他们身上的绳索更深地嵌进皮肉里，鲜血汩汩地流出来。

“爹爹——”哪吒再一次冲向断地符，撞得头破血流。

“你这个不肖子！”爹爹抬起头，瞪着哪吒，“把父母亲连累到这般地步，我当初，当初就该一剑劈了你！”

“靖哥，你别这么说。”

“我说的是实话！想我李靖一生光明磊落，重仁重义，今天却落到这个下场，全都是被这个逆子害的！”

“东海龙王！”哪吒昂起头，抹去鼻血，“你放了我爹娘，带我走吧！”

“说得容易！你这个小鬼头诡计多端，我们哪有本事带你上天庭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带你爹娘去天庭，也是很应当的事。怪只怪他们教子无方，纵子行凶！”

“我不是他们的儿子！他们也不是我爹娘！”哪吒发出一声怪叫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！”哪吒捡起爹爹落在地上的佩剑，对爹娘说，“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！爹娘就当没生过我这个逆子吧！”

“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”娘满脸泪痕地望着哪吒，“千万……不要啊……”

我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，上牙剧烈地打着下牙，咯咯咯咯……哪吒啊，哪吒……

“东海龙王，你也就是想替儿子讨回一命，我的这条命给你就是了！今天我就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！”

他忽然转头看着我，对我微笑。

那是我们在九湾河上游荡时，他的微笑；是我们在城墙头看着爹爹校阅时，他的微笑；是我头一次把初生的他抱在怀里，他的微笑，是那样天真、快乐、美丽的一个微笑。

我向那个微笑伸出手。

哪吒高高地扬起剑，挥向他自己。

一瞬之间，我的眼前一片血红。这是一个屠杀的世界，我亲爱的弟弟，屠杀了他自己。

哪吒！

我在血红中翻滚，感觉自己将要溺毙，在梦中病着，在病里昏梦。

可是不管怎么病，怎么梦，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没有了，我的弟弟，已经不在了。

老爷爷不是说我可以保护他的吗？为什么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呢？老爷爷说我可以用“心”保护他，我的心在哪里呢？

娘说，我是在哪吒走后第十天才醒过来的。

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无法说话。

“小蕊儿，认得我吗？我是拐子嬷嬷啊！”拐子嬷嬷在我面前嚷着。

“哎，你让开！她不一定认得你，可她一定认得我，我是从小把她带到大的啊。”平头嬷嬷挤过来，“来，叫一声，叫我一声，啊？”

“我说啊，她根本不认识你了。要不要赌？”拐子嬷嬷又来了。

这个世界好像都没什么改变呢，一切如故。

推开窗，我可以听见奇珍园里的彩凤鸟儿欢快的歌声。我不想起床，也不想说话。如果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一样的，那就好了。

爹爹来看过我，娘也陪着我，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如果我开口，一定忍不住会问：“哪吒呢？”

但我不想这么问。

于是，我就不说话了。

“花蕊儿，跟娘说，你想要什么呢？你想要什么，娘都想办法给你，你就开口说说话吧。”

我想要什么呢？我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但是，我怎么能说呢？

于是，我还是不说话。

那一天，平头嬷嬷把我带到奇珍园里晒太阳，她说：“你的脸色真苍白，这可不行。晒点太阳，就能好起来啰。”

我在太阳下昏昏欲睡，直到天黑，都没醒来。

然后，有人推推我。

轻轻地唤着：“姐姐。”

我看见了哪吒，像是在雾里，看不清，但我知道是他，强烈地感觉到他。

我的眼泪滚滚而下。

“好累啊。”他说，“我的魂魄跑了四十九天，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。”

“你可以回家啊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我没有家。”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爹爹已经不要我了，我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！”

“可是，家里还有娘啊，还有我啊！”

“我知道，姐姐。我就是来找你帮忙的。”

我能为哪吒做什么？我一千个愿意，一万个愿意啊！

就是那天夜里，我出声大喊：“娘！”

娘和平头嬷嬷一起跑来，点着灯，找到了我。

“夫人，小蕊儿能说话了。”

“哪吒！哪吒！我看见哪吒了！”

我告诉娘，哪吒说他的魂魄无依无靠，如同孤魂野鬼一样，好凄凉啊。他求娘为他在翠屏山上建一座庙，用他的样貌雕个神像，让他的魂魄得以憩息。

“今天，正好是七七四十九天啊。”平头嬷嬷压低了声音说。

娘摸着我的头，没说话，她的手心凉凉的。

翠屏山的工程开始了，娘找了上好的石材，要为哪吒建一座冬暖夏凉的行宫，还找了最好的画工，先画出了哪吒的人像图，再由木雕师挑来最好的紫檀木，用最细腻的刀工雕刻出哪吒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瞒着爹爹进行的。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爹爹不许家里人提起哪吒，连娘都不可以。好像家里从来也没有这个人存在似的。我实在不明白，难道大家都不提起，就会全部忘记了吗？

真正重要的事，根本不需要提起，因为从没有忘记。

哪吒木雕像送进花药坊的那一天，我们都傻了。这分明就是哪吒回来了啊：淘气而机灵的模样，那两颗琥珀镶成的眼睛，闪着慧黠的光；鼓鼓的腮帮子饱含着笑意，好像立刻就会拉起我的手说：“咱们溜出城去吧。”

娘拥抱住哪吒的雕像，落下泪来：“我苦命的孩子。”

“夫人，吉时已到，要安神位了。”拐子嬷嬷说。

“娘会按时给你香火和牲礼，你就把往事都忘了，看看能不能成个快活仙吧。”这是娘给哪吒最后的祝福。

翠屏山有两百二十五级台阶，哪吒行宫在山顶，正好可以看见陈塘关里的总兵府和关外的九湾河。这里还是他依恋难舍的地方啊。

安好了哪吒雕像，挂上了“哪吒神宫”的匾额。

大功告成。

从那以后，哪吒又回到了我身边。他的魂魄有了行宫，连大白天也能现出人形，和我四处游玩。

他还是叫我姐姐，只是再也不提爹爹和娘。他好像是一个全新的

人，我看着他，有时候觉得熟悉，有时候觉得陌生。

“以前啊，我们在家里面……”有一次我有意地提起过去。

他没望向我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以前的事，我不太记得了。”

不记得了啊。我便安静下来了。

第一次有人来行宫上香，是个瘦小的孩子，他带来的祭品是家里做的杂粮馒头。他的家里很贫穷，给人家放牛讨生活，奉养年老失明的奶奶，祖孙二人就这么相依为命。偏偏遇上一群不务正业的少年，整天吃饱了没事干，专门整这个孩子，不是抢走他的牛，就是打伤他的牛。最恶劣的一次，甚至还叫这个孩子把脸趴进牛粪里。恶少拍手大笑：“哈哈哈，牛粪洗脸，热乎乎的，可舒服了吧？”

哪吒听着孩子的哭诉，越听越气，他整治了这群少年。当他们起床时，发现自己是枕在牛粪上睡的；吃面的时候，发现面条全成了牛粪；鞋里是牛粪，头发里也是牛粪，牛粪无所不在。少年们吓得快崩溃了，只好乖乖地到行宫里上香，保证再也不欺负放牛的孩子了。

哪吒甚至还医好了瞎眼的奶奶，使她重见光明。

从此以后，来哪吒行宫上香的人络绎不绝，香火鼎盛。

哪吒不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了，他很认真地为这些善男信女解决问题，济弱扶贫。

“只要三年。”他有一次对我说，“师父告诉我，只要受三年香火，我就能重返人间了。”

我心里很想知道，却也不敢问：“重返人间之后，你会回家来吗？”

爹爹看起来好像完全忘记哪吒这个人了。可是，有一次，大哥、二

哥回家过年，全家围在一起吃年夜饭，那个夜晚，我却看见了爹爹内心的秘密。

那一夜，我特意藏了一些哪吒爱吃的菜，想送去给他尝尝。趁着大家都睡着了，我摸黑走过庭院，却看见亭子里有个黑影子。原来是爹爹，他正抱着什么东西，前前后后地摇晃着，嘴里念念有词："我们父子一场，怎么竟会是这样的结局……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呢……这是你给爹爹编的护身甲，爹爹还留着……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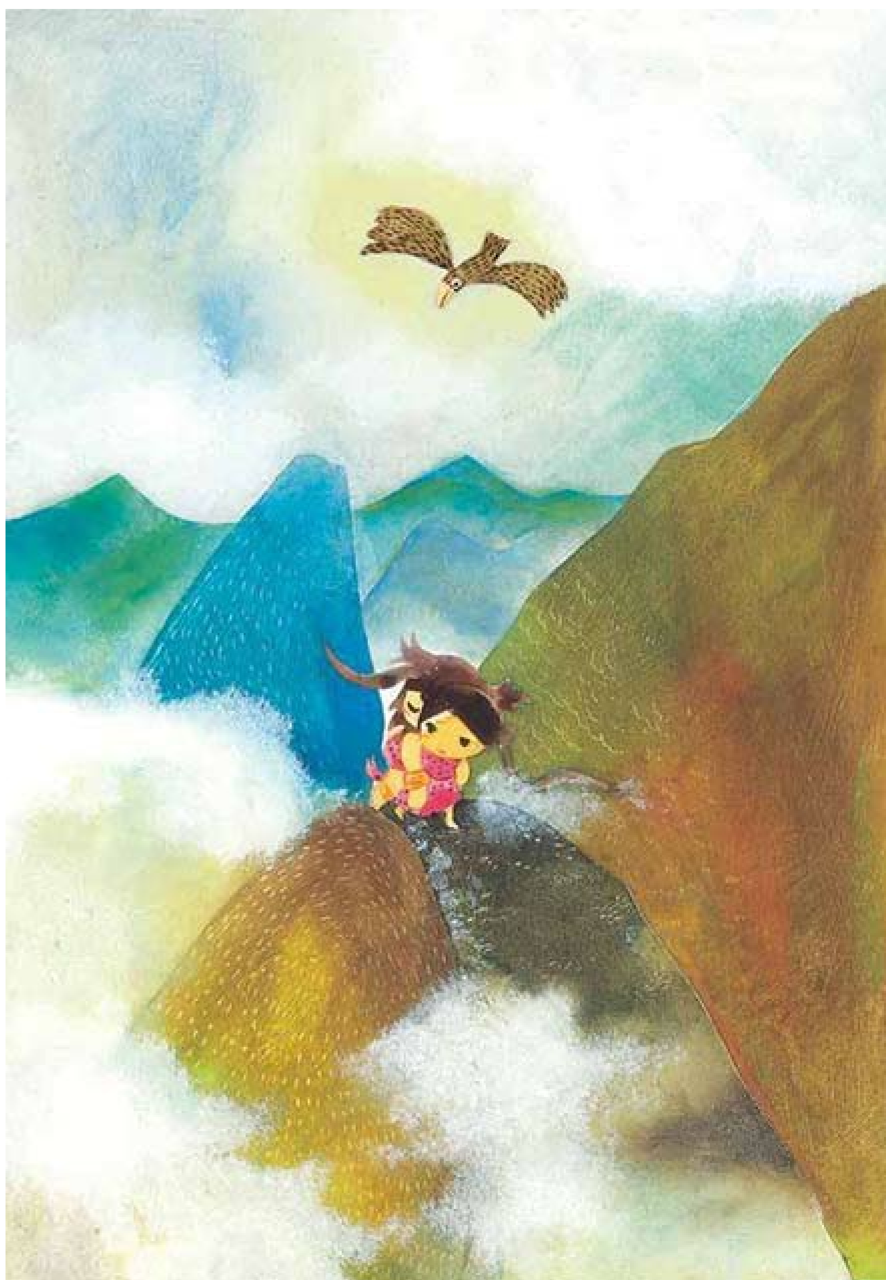
爹爹竟一直留着这件没完成的护身甲？那是哪吒想送给爹爹的生日礼物啊。为了这件礼物，竟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。

我在心中暗暗做了决定，等到三年过去，哪吒重返人间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爹爹和他重归于好。不管是我的家庭真可爱，还是我的家庭真奇怪，都是一家人啊，是怎么也分不开的。

想不到，没等到三年，只差了二十八天。

那一天，和我一起爬在树上的哪吒忽然直直地坠落下去，满地翻滚，哎哟哎哟地喊疼。

"你怎么啦？"



“好烫好烫！不要！不要烧我啊——”

我往行宫的方向望，看见浓密的黑烟，难道有人放火烧哪吒行宫？

不行！老爷爷说过，哪吒最怕火烧了，一定要灭火，否则，他就要魂飞魄散了啊！

我跌跌撞撞地往行宫跑去，正撞见那些从山顶逃下来的人。

“简直是气疯啦，我还没见过总兵大人发这么大的火！”

他们说的是爹爹吗？

“听说大人气这个儿子，活着的时候牵连父母，死了之后还蛊惑百姓……”

怪不得娘要瞒着爹爹。

“那也犯不着放火啊！这一烧，什么都没有啦！”

竟然是爹爹放的火。

当我穿过人群赶到哪吒行宫的时候，只看见烧黑的石墙，高高奉起的哪吒雕像已经被砍了下来，仍在燃烧着。我冲过去，用袖子把火焰熄灭，就算烧着了我的手也不怕。

爹爹好狠心啊！只剩下二十八天了啊。这一烧，就让哪吒魂飞魄散了。

“哪吒！哪吒！你在哪儿啊？”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行宫里回响。

没有回应。

“哪吒！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”怎么办啊？这该怎么办啊？

谁能告诉我，应该怎么办呢？

在远远的墙角边，我看见了哪吒，满身焦黑的伤，淡淡的，像个影子似的。

“哪吒！”我大叫，向他奔去。

他消失了。

我转身，看见他在另一边出现，满面忧伤："我的魂魄已经散了，只剩一点点元神聚在雕像上。姐姐救我！"

"我该怎么做啊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救你！"

"带着我的雕像，去找我师父太乙真人，只有他能救我。"

"是那位老爷爷吗？他在哪儿？"

"他在天山。我只能再撑七天……不能迟了……姐姐救我……"

哪吒消失了，不管我怎么叫他，把喉咙都喊哑了，回答我的只有静默。

第五回 化为莲花身

我撕下了行宫里还没烧掉的布幔，将哪吒的雕像背在背上，紧紧地缠牢了。原来，这紫檀木这么重。也或许是因为，哪吒的魂魄还没有完全散去吧。

刻不容缓，我的旅程必须马上开始。

我要把他送上天山，求老爷爷救命。

下山之后，浑身的衣裳都湿透了，我知道，这会是一项艰难的任务。以前有哪吒在，去哪里都迅捷如风，一下子就到了。而我背着他，一步步地走，竟然走了一天才出城。在路上，遇见一些好心的人，他们认出我来，也看见我背着哪吒。

“小姑娘，你要把哪吒背到哪里去啊？”

“我要去天山，求仙人救我弟弟。”

“你先歇一会儿吧，这么吃力，你走不远的。”

“我不累，我没时间了，我得走快一点，否则就救不了哪吒了！”

其实，我不能停下来，如果我一停便双腿发软，就会倒下来的。

“小姑娘！”一位老奶奶追了上来，“把这些带着吃吧！”

“谢谢奶奶。”

“是我要谢谢哪吒，他救了我和我的孙子啊。”

刚走出城门，就听见嘚嘚的马蹄声，驾车追过来的是一个中年汉子，枣红色的方脸，长满胡须。他朝我扬鞭，吆喝着："这位小姑娘可是要护送哪吒上天山的？"

我站住，点点头。

"上车吧，我送你一程。"

"你为什么要送我？"上车之后，我问他。

"我有一个独子，得了怪病，医生都说不能活了，是哪吒救了他！救了他，就是救了我们全家，哪吒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。"

为什么哪吒救了他儿子，就救了他们全家呢？我不太明白，却也不好多问。

一路上，这个爱子如命的父亲都不多话，我在他的车上好好地睡了一觉，醒来之后，精神恢复许多。第三天，他把车停下，我掀开车帘，看见白雪皑皑、粉妆玉琢的银白世界，连树枝上都结着晶莹的冰柱。

"小姑娘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啦。接下来，你得爬山了。你可以吗？"

一座大山横在我面前，我点点头。

"你一定能把哪吒救回来的，我没见过这么有决心的小姑娘。"

"多谢大叔。"我背起哪吒迈开大步往前走，不敢回头，也不敢再看大叔一眼，我怕他会掉泪，更怕自己会掉泪。

亲爱的弟弟，现在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啊。就像以前偷偷溜出去探险的时候一样，只有我和你。

“哪吒！”我轻轻呼唤他。

没有回应。

“哪吒，我们一定会到天山的。”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哪吒好像变轻了，是因为他的魂魄又消散了一些吗？

花了整整一天，在雪地上登山，滑倒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树枝把我的脸刮伤了，咸咸的血流进嘴里，但因为寒冷，伤口一下子就冻住了，也不是特别疼。可是，我感觉到整张脸都肿了。好不容易爬到山顶才发现，前面还有一座更大的山。我下了山，腿已经变瘸了，一跛一跛的，走得更慢。然而，最可怕的事却是面前的一条大河。河水汹涌湍急，河面辽阔，看不见对岸。

岸边没有一条船，也没有一个人。

我要怎么渡河啊？

如果哪吒在就好了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；如果是爹爹、大哥、二哥，就算是平头嬷嬷和拐子嬷嬷，也会有办法的。只有我没办法，我真是个无用之人。想不到在这里被一条河水困住了，再不能前进。

“如果救不了哪吒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这个念头忽然浮起来。

怪不得大叔说，哪吒救了他的儿子，就是救了他们全家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

我明白了啊。

一股酸楚的情绪涌上来，我的泪一颗颗落下，掉进河水中。

河水忽然凝住，然后，迅速消退了，周遭原本就很安静，现在，连风声都停止了，一片真空的寂静。我记得这个感觉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，是在九湾河……

逼水兽！是它——

从水中升起来，就像是个闪闪发亮的明星，河流是它的舞台，它出场的时候，有种万众期待的架势。

应该是在哪吒死去之后，它就恢复原形了吧。

它的头凑过来，伸出舌头，舔了舔我的肩，在我还没回过神时，它已经衔起我，放在它的背上了。

我搂抱住它的长脖子："带我们过河！拜托你，带我们过河去吧。"

逼水兽哗啦哗啦大步往前走，河水快速地从它身子下面滑过去，不一会儿，我就看见对岸了。

"过河了，哪吒，我们过河啦。"

然而，天已经黑了，一天又过去了。

这是第四天。

天亮之后，我勉强爬上另一座高山，这里会不会是天山呢？没有台阶，也没有山道，只能靠着双手攀爬，我像猴子似的攀住藤蔓，从这棵树越到另一棵树上，手掌都磨破了，每根手指也开了花，那条瘸了的腿，渐渐失去知觉。我只是拖着它，拼命往前挪。

哪吒更轻了，我的心更沉重了。

好不容易，终于抵达山顶，这已经是第六天了。

我最恐惧的事发生了，老爷爷并不在这儿，这里不是天山，远远近近好多云雾中的高山，到底哪一座才是天山呢？我没有时间了啊，哪吒已经一点重量都没有了。

“老爷爷！老爷爷！您在哪儿啊？老爷爷——”我背着哪吒，扑倒在雪岭上。

完了。我不可能在七天前赶到天山去的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

哪吒，我做不到。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我还是做不到。我是个没用的姐姐，我救不了你，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啊。

我的头发忽然飘飞起来，仿佛有着好大的风从远处吹来。天空忽然阴暗了，到了这时候，不管是下雨、下雪，我都不用再怕了。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，一切都完了。

我听见了激越的鸣叫声。

是鹏鸟。是那只被哪吒打伤了，又被娘救活了的鹏鸟。它在我的头顶盘桓了一阵子，然后，降落在我身边。难道，它也是来帮助我的？带我飞去天山？

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梦，梦见自己骑在鹏鸟的背上，鹏鸟平稳地飞行，张开宽阔的翅膀，从积雪的山峰上翱翔而过。原来，这个梦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呢。世界真的好大好大啊，而我们不管看多远，都只能看见那么小的地方，是因为这样，人们才总是争斗不休吗？

鹏鸟背上的羽毛好暖和啊。我整个人趴在鹏鸟身上，疲惫至极得睡去了。

现在是第几天啊？我感觉到阳光的照耀，也感觉到星光的冷冽，我们到底能不能赶得及呢？我睁不开眼睛，也醒不过来。我会不会在睡梦

中死去呢？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若救不活哪吒，我也不想活了。

鹏鸟的鸣叫声唤醒了我，我看见一片平台，一座楼宇，一位雪白胡须的仙人。

“老爷爷——”我从鹏鸟背上翻滚下来，跪爬着，爬向他，“求求您，救救哪吒——”

天，怎么黑啦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一点知觉也没有了。

我醒过来的同时，就被惊惶和绝望攫住：“哪吒！七天，七天过了没有？”

老爷爷压住我的身子：“嘘！别担心，你把哪吒及时送到我这里来了。你受了伤，好好休息，别担心……”

我及时赶到了，深深吸一口气，这样就好了。许多小光点在我眼前坠落，我又昏睡过去。

这一次，我醒来，感觉到自己明显不同了。精神旺健，身体变得轻快，很想和娘一同跳一支舞。我的腿完全好了，脸上的疤痕也消失了，我跑出房间，遇见了老爷爷。

“老爷爷，您把我治好了，谢谢您。”

老爷爷笑着点头。

“哪吒呢？”

“你跟我来。”老爷爷把我领到屋后，那里有一大片莲花池，生着美丽的莲花，清香散逸。

“我同你说说哪吒的故事。”老爷爷说，哪吒原来是他的徒弟，本就

是个神仙，法术高强，却不受拘管，不通人情。“混天绫和乾坤圈原本就是他的宝器，他的法术虽高，却不懂得感情。没有感情，有再大的本领也没有意义啊。”于是，老爷爷，啊，应该说是太乙真人，就让哪吒投胎到我家来当人。

“就是要让他被所爱的人伤害，再被爱他的人救赎，他才能体会，爱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救他的人是我，那么，伤害他的人就是爹爹了？

“老爷爷，我爹爹其实是爱哪吒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真人捋须而笑，“爱与伤害，乃是同一个源脉。”

“心里有爱的人，就能看见爱。心里若没有了爱，就看不见爱了啊。”他拍拍我的肩。

“来！我需要你帮忙，我们把哪吒救活吧。”

真人叫我去莲花池摘几段藕，再采些莲花来。

我跳进水池里，看着那些粉白的藕，就像是哪吒浑圆的手臂，我采了几段壮实的；又采了开得最好的粉色莲花来。

真人将藕排成了四肢、身体，将莲花放在头的部位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念起咒语来。浸泡在水中的莲藕和莲花，微微似有震动。

“花蕊儿！”真人忽然严肃地叫我，“哪吒可是你的骨肉兄弟？”

“是的，他是我弟弟。”我回答。

“借你鲜血一滴，他便可重回人世了。”

我用力啮咬指尖，一滴浑圆的鲜血溢出皮肉。真人抓住我的指尖，一滴血落进了水中。水像煮沸了似的，滚起许多泡泡。

“你牵引他诞生吧。”真人望着我说。

我伸手进水中，一只手迅速而有力地握住我，我一拉，哪吒便跃出水面。

活生生的哪吒，莲花的脸面，莲藕的身躯，芳香飘逸的哪吒。

“哪吒！”我欢喜地大叫。

他转头看我，横眉竖目的哪吒，浑身都是怨怒。

“可恨李靖！”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，“我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，与他已无瓜葛，他竟烧我行宫，毁我魂魄。”

“哪吒，你姐姐不畏艰难，千里迢迢，九死一生，将你送来这里，你不感她的恩吗？”真人呵斥着。

“等我报了仇，再来报恩吧。”哪吒飞身进了楼宇中，踩着两个轮子，手执一柄长矛，呼啸而去。

“风火轮和火尖枪也是他的宝器，宝器在手，功力大增，看来父子相残是不可避免了！”

“那怎么办啊？老爷爷，救救我爹爹！救救哪吒啊！”

真人呼啸一声，鹏鸟飞来。

“走！我们一起去瞧瞧吧。”

爹爹的校军场上，人声鼎沸，肯定是在这里了。

果然，哪吒踩在风火轮上，与他对峙的是爹爹，还有大哥、二哥。他们三个人共同对付哪吒，这不好，哪吒肯定气疯了。

“这是我和李靖的恩怨，不关你们的事。让开！”哪吒厉声对两个哥哥喊着。

“大胆！”大哥指着哪吒，“你还没生，就让娘饱受怀胎之苦。生下来之后，为爹爹带来这么多祸患！你不悔改，还敢直呼爹爹的名讳！”

“他不是我爹爹！我早与他断绝关系了！他是我的仇人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爹爹不必留情，就把他当个妖孽收服了吧。”大哥奉上一座袖珍塔给爹爹，“这是我师父的镇山之宝玲珑宝塔，爹爹可用来收服这个不识人伦的逆子。”

宝塔里烈焰赤赤，哪吒冷笑一声：“李靖啊，李靖！你要烧我多少回？”

爹爹的脸上忽然闪过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，他沉声说：“你只要认错了，我不为难你。”

“笑话！错的分明是你，倒叫我来认错？根本就是你技不如人，趁早认输了，我或许还能饶你不死。”

“接招！”大哥、二哥一起出手，一阵眼花缭乱，我还没看清楚，他们俩已一起退了回来。

“这小子，妖术还真强！”

“李靖哪里去？”哪吒见爹爹转身，立即截断他的去路。

“你这畜生！难道真要逼我出手？”

“出手不出手，我都饶不了你！”哪吒咬牙说。

我冲到他们两人之间。

“小蕊儿，快让开！”

“姐姐——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爹爹，哪吒是为了要替你编护身甲才抽了龙筋的啊，你是他最崇拜的人。哪吒，爹爹到现在还留着你的龙筋护甲，他从没有忘记你啊，他把你赶出家门，也是为了要救你。爹爹是爱你的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”我对他们喊着，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把全身的气力都用尽了。爱，为什么这么难以感受，难以表达呢？

爹爹和哪吒一起腾上天空，他们俩出手了。玲珑宝塔与火尖枪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太乙真人扬起宽大的袖子，将爹爹和哪吒的动作凝结住。

我们看见了，爹爹的宝塔是倒着拿的，而哪吒的火尖枪矛尖朝下，他们根本就不想伤害彼此，他们俩也看见了。爹爹和哪吒，在最后一刻，用自己的性命，与对方和解了。

爹爹与哪吒都流泪了，他们的泪水如同雨露，温暖而微凉，静静地飘洒下来，空气里弥漫着莲花的清香。

尾声 我的家庭……

我正帮着娘把她晾晒的鱼腥草收进屋里来，忽然听见“呼啰”一声，有个东西从头顶飞掠而过。娘从花药坊走出来，白净的瓷碗里，装着一盅鸳鸯百合茶，刚刚熬煮出来的，金黄色的汁液，煞是好看。

“小蕊儿，去后院找拐子嬷嬷，叫她喝下去。一天到晚找人打赌，喉咙都喊哑了，真是的。”

“好。”我接过碗来，正要出发，看见泥土地一条翻滚的痕迹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爹爹钻了出来。

“靖哥！”娘皱眉头了，“你这个总兵大人就不能光明正大地从大门进来吗？非得这样灰头土脸的？让你的同僚见了作何感想啊？”

“我今天休假啊。”爹爹左顾右盼，“哪吒还没回来吧？”

“他已经回来一会儿啦。”我说。

“呼啰”，不就是踩着风火轮的哪吒吗？连看都不用看，我就知道是他。

“唉！”爹爹好懊恼，“又输了！”

“你是土遁，他是踩轮子，跟他比什么啊？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我是爹，他是儿子，我总得赢他一次吧。我明明练得很快了，上次就差点赢过他啦，只差一点点，怎么会……他该不会是抄快捷方式吧……”

爹爹还在叨念着，娘已经转身进花药坊了。

我也往后院去找拐子嬷嬷了。

“平头，你说啊，谁会赢？哪吒还是金吒、木吒？”

“我说当然是哪吒啦！”

“我说是金吒、木吒！怎么样，要不要赌？”

“拐子嬷嬷！”我嚷嚷着，“娘给你熬了百合茶，还赌啊？你的声音像男人一样，真难听。”

“喂，花蕊儿，你看是你哥哥赢，还是弟弟赢？”

“我才不跟你赌！”

我抬头看着，在半空中飞来飞去的三个男生，他们的宝器交会，发出尖锐的声音，碰撞出的火花就像是在放着烟火一样。可是，我总觉得他们打得太卖力，太认真了，有点性命相搏的意味。

“我要跟娘说，”我大声对他们喊，“你们又打架了！”

一瞬间，三条人影挡在我的面前：“谁说我们打架啦？”

“你们像拼命一样，还不是打架吗？”

“我们在练功啊。啊？是不是？”二哥一边搭住大哥的肩，一边搭住哪吒的肩。

“对啊。我们闹着玩儿的，没认真。”哪吒也帮腔。

“我才不相信呢，我告诉娘去！”

我转身要跑，却被大哥拦腰抱起。

“哎，花蕊儿去哪里啦？”他装模作样地说。

一把将我扔给二哥。

“怪了，刚刚还在这里啊，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”二哥东张西望的，又把我扔给哪吒。

“我好像听见她的声音，就是没看见人呢。”

哪吒抱着我，揉揉眼睛。

“你们很讨厌耶，放人家下来啦。”我大声喊着。

我真说不清，我的家庭到底是很奇怪，还是很可爱。我只是一直嚷嚷着：“放我下来啦！”